

啟示錄的希臘文

在新約諸多書信中，啟示錄除了在文體，以及它和舊約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顯得十分特殊之外，這卷書的希臘文也是相當獨特的。早在第三世紀的時候，亞歷山大的丟尼修 (Dionysius of Alexandria)¹ 就已經注意到啟示錄這一方面的特色了，他說：約翰的希臘文是不準確的，他使用了許多怪異的諺語 (ιδιώμασίν τε βαρβαρικοῖς)，並且在某些地方有文法上的錯誤 (σολοικίζοντα)。² 對某些華人信徒來說，丟尼修的這句話也許有些刺耳，但他的評論其實是相當中肯的。³ 爲了讓讀者明白爲什麼丟尼修會有如此看法，我們將在下方的篇幅中，列舉學者們所觀察到啟示錄希臘文的一些特殊現象，以爲佐證。在這些例證當中，有一些包含了明顯的文法錯誤，有一些則具有十分罕見的文法結構。在這個階段，我們並不打算對所列舉的個案做詳細的解釋，我們只希望讀者能夠對啟示錄的這一方面的問題，有一點認識。啟示錄希臘文的特殊現象，當然是許多學者所關心的焦點，所以在這些例證之後，我們將簡介學者們對這個特殊現象所提出來的解釋。

啟示錄希臘文的特殊現象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把啟示錄希臘文的特殊現象，分爲四大類：(1) 不規則文法，(2) 多餘的代名詞，(3) 冗言贅語，和 (4) 不對稱的句子結構。這些例證旨在顯示啟示錄希臘文的特殊性，所以我們並沒有打算將所有的例子都列舉出來。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在某些個案中，連希臘文的專家們也難以決定，究竟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罕見的文法結構，一個地方性希臘文的特殊用法 (vernacular Greek)，還是一個文法的錯誤。⁴ 因此我們以下所提供的，是那些十分明顯，並且比較不具爭議性的例子。

不規則文法

1:4b ἀπὸ ὧν καὶ ὁ ἦ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從那今在昔在將要再臨的)

在這個出名的例子中，跟在介繫詞 ἀπὸ 後面的三個帶冠詞的分詞都應該是所有格，而不是主格。約翰事實上是知道這個文法規則的，因爲在緊接著下去的片語中 (ἀπὸ τῶν ἑπτὰ πνευμάτων ἃ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¹ 死於西元 264-265 年間。

² Eusebius, *Hist. Eccl.* 7.25.26。

³ “有勇氣但不失公正” 是 Swete 對丟尼修一語的看法 (*Revelation*, cxxiii)。

⁴ 想要對啟示錄希臘文這個問題深究的讀者，可以參考下列三書：Stuart, *Apocalypse I*, 232-57; Charles, *Revelation I*, cxvii-clix; Aune, *Revelation I-5*, clx-ccvii。

αὐτοῦ；從祂寶座前的七靈)，我們就看見了正常的文法形式。

1:5a καὶ ἀπὸ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ός(並從那信實作見證的...耶穌基督)

在這個片語中，“那信實作見證的”(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ός)是“耶穌基督”(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的同位語，所以它應該是以所有格，而不是以主格的形態出現。⁵類似的情況也在 2:13 中出現

(καὶ ἐν ταῖς ἡμέραις Ἀντιπᾶς ὁ μάρτυς μου ὁ πιστός μου; 在我忠心見證人安提帕的日子裏)，因為在這一句話裏面，除了安提帕(Ἀντιπᾶς)這個專有名詞應該是所有格之外(Ἀντιπᾶ)， “那信實作見證的”(ὁ μάρτυς 和 ὁ πιστός)也應該是所有格，因為他們是安提帕的同位語。

1:10b-11a ἤκουσα ὀπίσω μου 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 ὡς σάλπιγγος, λεγούσης, Ὁ βλέπεις γράψον εἰς βιβλίον (我聽見在我後面有如號角般的大聲音，說：你要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

從第 10 節來看，第 11 節 λεγούσης(說)的前述詞應該是 φωνὴν(聲音)，因此正確的形態應該是直接受格單數的 λέγουσαν。⁶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4:1 (ἡ φωνὴ ἡ πρώτη ἦν ἤκουσα ὡς σάλπιγγος λαλούσης; 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因為在此我們所應該有的是和 φωνή 一致的 λαλοῦσα(說)。

1:15a ὡς ἐν καμίνῳ πεπυρωμένης(好像在爐中鍛煉過的)

在這個例子中，πεπυρωμένης(被鍛煉過的)似乎和上下文中的任何字沒有關聯。雖然它有可能是以獨立所有格的方式被使用，⁷但是在啓示錄中，這卻是十分罕見的情況。⁸諸多手抄本中的差異也告訴我們，抄寫經文的文士們對這個問題的困惑。⁹因此我們就看見他們很自然的以 πεπυρωμένῳ(間受單數)或是 πεπυρωμένοι(間受複數)來替代 πεπυρωμένης，以求得文法上的一致。

1:20a 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τῶν ἑπτὰ ἀστέρων οὐς εἶδες ἐπὶ τῆς δεξιᾶς μου καὶ τὰς ἑπτὰ λυχνίας τὰς χρυσᾶς(至於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秘)

若“七個金燈台”(τὰς ἑπτὰ λυχνίας τὰς χρυσᾶς)在文法結構上是依附於

⁵ 緊接在後面的 ὁ πρωτότοκος(首先的)和 ὁ ἄρχων(元首)也應該是所有格。

⁶ Stuart 認為 λεγούσης 所修飾的是 σάλπιγγος(號角)，因此在此說話(發聲)的是號角(*Apocalypse II*, 41)；但如是推測有一點牽強。

⁷ MHT III, 158。

⁸ Charles, *Revelation I*, cxxviii-ix；根據 Aune 的統計，在新約的其他部分，這種文法型式一共出現了 241 次(*Revelation I-5*, clxxxviii)。

⁹ UBS⁴, 838。

“奧秘” (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的話，那麼它應該和“七星” (τῶν ἑπτὰ ἀστέρων) 一樣，以所有格的形式出現，而不是直接受格。¹⁰

2:20b ἀφείς τὴν γυναῖκα Ἰεζάβελ, ἡ λέγουσα ἑαυτὴν προφήτιν (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

“耶洗別”(Ἰεζάβελ) 是個不會發生格變的專有名詞。在這個句子中，它是“這婦人”(τὴν γυναῖκα) 的同位語，所以是個直接受格的名詞。因此在後面修飾它的分詞(ἡ λέγουσα；那稱[自己為先知的])，也應該是直接受格，而不是主格。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9:14(λέγοντα τῷ ἔκτῳ ἀγγέλῳ, ὁ ἔχων τὴν σάλπιγγα；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因為修飾“第六位天使”(τῷ ἔκτῳ ἀγγέλῳ) 的“那吹號的”(ὁ ἔχων τὴν σάλπιγγα)，應該和“第六位天使”同為間接受格，而不是主格。

2:21b καὶ οὐ θέλει μετανοῆσαι ἐκ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ῆς (她卻不肯為她的淫行悔改)

在啓示錄中，“μετανοέω + ἐκ + 所有格”的文法結構，是作者用來表達“從某一種情況中悔改”的固定模式 (2:20, 21; 9:20, 21; 16:11)。在新約的其他部分，以及七十士譯本和教父們的著作中，“悔改”一詞所帶的介繫詞都是 ἀπό(從)，而非 ἐκ(從)。所以在這裏我們有一個十分罕見的表達方式。¹¹

3:12b καὶ γράψω ἐπ’ αὐτὸν τὸ ὄνομα τῆς καινῆς Ἱερουσαλήμ ἡ καταβαίνουσ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ἀπὸ τοῦ θεοῦ μου (我又要將...我神城的名，就是那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都寫在他身上)

在這個句子中，“從...而降的”(ἡ καταβαίνουσα) 是“新耶路撒冷”(τῆς καινῆς Ἱερουσαλήμ) 的同位語，所以應該是以所有格的形態出現才是(τῆς καταβαίνουσης)。

6:1b καὶ ἤκουσα ἑνὸς ἐκ τῶν τεσσάρων ζώων λέγοντος ὡς φωνῆ βροντῆς(我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

當 ὡς(如) 用在比較的情況之下時，跟在它後面的名詞應該和被比較之物同格。因此在此如雷的“聲音”(φωνῆ) 應該和“一個活物”(ἐνὸς) 同格，即 φωνῆς。

7:9 Μετὰ ταῦτα εἶδον, καὶ ἰδοὺ ὄχλος πολὺς, ὃν ἀριθμῆσαι αὐτὸν

¹⁰ 雖然我們有可能以直接受格的方式來理解“奧秘”一詞，因此就文法的角度來說，“七個金燈台”和“奧秘”就達成一致了。但是即便如此，這一節經文的文法結構還是十分罕見的(見 Aune, *Revelation 1-5*, 67-68)。

¹¹ 在亞伯拉罕遺訓 12:13 中，這個文法結構也出現了一次(Aune, *Revelation 1-5*, clxxx)。

οὐδεὶς ἐδύνατο, ἐκ παντὸς ἔθνους καὶ φυλῶν καὶ λαῶν καὶ γλωσσῶν ἐστῶτες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 στολὰς λευκάς καὶ φοίνικες ἐν ταῖς χερσὶν αὐτῶν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看見了四個文法上的困難。第一，在“沒有人能數過來”(ὄν ἀριθμῆσαι αὐτὸν οὐδεὶς ἐδύνατο)的這個關係代名詞所帶領的子句中，有一個多餘的代名詞(αὐτὸν)。¹² 第二，“各國”(παντὸς ἔθνους)和“各族各民各方”(φυλῶν καὶ λαῶν καὶ γλωσσῶν)在數的方面不一致：前者是單數，而後三者是複數。¹³ 第三，分詞“身穿”(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應該和前面的另一個分詞(ἐστῶτες；站在)同格。但“身穿”卻以直接受格，而不是主格出現。περιβεβλημένους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看見”(εἶδον)這個動詞的影響，而帶直接受格。但果真如此的話，“站在”這個分詞也應該以直接受格的方式出現。第四，在這個例子中的最後一個困難是，單數集合名詞“許多的人”(ὄχλος πολὺς)卻依附著“站在”和“身穿”這兩個複數分詞。

8:9a καὶ ἀπέθανεν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κτισμάτων τῶν ἐν τῇ θαλάσῃ τὰ ἔχοντα ψυχάς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在此描述海中生物(τῶν κτισμάτων)的片語是“有生氣的”(τὰ ἔχοντα ψυχάς)，所以 τὰ ἔχοντα 應該和“生物”同為所有格，而不是主格。

8:9b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πλοίων διεφθάρησαν (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

在希臘文中，“三分之一”(τὸ τρίτον)是單數的，但是它卻帶了一個複數的動詞，“壞了”(διεφθάρησαν)。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9:18 中(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 τὸ τρίτον 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三分之一的人都被殺了)，因為在這裏“三分之一”所帶的，也是一個複數的動詞(ἀπεκτάνθησαν)。主詞和動詞不一致的情況，也出現在下列的經文中。(1) 13:3-4, ἐθαυμάσθη ὅλη ἡ γῆ ὀπίσω τοῦ θηρίου...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 τῷ δράκοντι；全地的人(單數)都希奇(單數)跟從那獸，又拜(複數)那龍。(2) 19:1, Μετὰ ταῦτα ἤκουσα ὡς φωνὴν μεγάλην ὄχλου πολλοῦ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λεγόντων；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單數)在天上大聲說(複數)。

9:13b-14a 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ὴν μίαν...λέγοντα τῷ ἔκτῳ ἀγγέλῳ (我就聽見有

¹² 若直譯為中文，應該是“沒有人能數過他們來”，或是“他們的數目沒有人能數過它來”。

¹³ 在啓示錄中，類似的片語不是以全部複數的方式出現(11:9; 17:15)，就是以全部單數的方式出現(5:9; 13:7; 14:6)。

聲音...吩咐第六位天使)

在 9:13 中的“一個聲音”(φωνήν μίαν) 是陰性的名詞，但是在 9:14 中修飾它的，卻是一個陽性分詞 (λέγοντα)。¹⁴

10:8a Καὶ ἡ φωνὴ ἦν ἤκουσ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πάλιν λαλοῦσαν μετ' ἐμοῦ καὶ λέγουσαν (我先前所聽見從天而來的聲音，又吩咐我說)

在這個句子中，我們有一個主詞，聲音 (ἡ φωνή)，以及三個修飾它的文法單位：(1) 我從前從天上所聽見的 (ἦν ἤκουσα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πάλιν)，(2) 向我說 (λαλοῦσαν μετ' ἐμοῦ)，和 (3) 說 (λέγουσαν)。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的動詞。不單如此，那兩個修飾主詞的分詞 (λαλοῦσαν；λέγουσαν) 也應該和主詞的格一致，但是他們兩個卻都是主格，而不是受格。

11:4οὗτοί εἰσιν αἱ δύο ἐλαῖαι καὶ αἱ δύο λυχνίαὶ αἱ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κυρίου τῆς γῆς ἐστῶτες (他們就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

就文法結構而言，“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是“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的修飾語，所以應該和他們同性別 (陰性)。但是在此我們卻有一個帶陰性冠詞的陽性分詞 (αἱ ... ἐστῶτες; 立在...的)。

12:5a καὶ ἔτεκεν υἱόν ἄρσεν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修飾“孩子”(υἱόν)的形容詞“男”(ἄρσεν)，照理應該和它所修飾的名詞一致 (陽性)，但是在這裏它卻是中性的。

12:7ab Καὶ ἐγένετο πόλεμος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ὁ Μιχαὴλ καὶ οἱ ἄγγελοι αὐτοῦ τοῦ πολεμῆσαι μετὰ τοῦ δράκοντος (在天上就有了戰爭。米迦勒和他的天使與龍爭戰)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若是我們打算將不定詞 (τοῦ πολεμῆσαι) 當成動詞來使用的時候，該句子的主詞就應該以直接受格的形式出現。但是在這裏，“米迦勒和他的使者”(ὁ Μιχαὴλ καὶ οἱ ἄγγελοι αὐτοῦ) 卻是主格。¹⁵

14:3b καὶ οὐδεὶς ἐδύνατο μαθεῖν τὴν ᾠδὴν εἰ μὴ αἱ ἑκατὸν τεσσαράκοντα τέσσαρες χιλιάδες, οἱ ἠγορασμένοι ἀπὸ τῆς γῆς (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在這個例子中，“買贖而來的”(οἱ ἠγορασμένοι) 一詞是“十四萬四千人”(陰

¹⁴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啓示錄 4:1; 11:4, 15; 17:3。

¹⁵ 有關於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參 Beale, *John's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evelation* (Sheffield: Sheffield, 1998), 332-335。

性)的修飾語，應該也以陰性的形態出現，但是它卻是陽性的。

14:6-7a 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λέγων ἐ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大聲說)

由於在 14:7 中大聲說話的，是 14:6 中的“另一位天使”，所以“說”(λέγων)這個分詞應該和“另一位天使”一樣的，以直接受格而不是主格的形態出現，所以在此我們有一個破格的文法結構。這個現象在啓示錄中其實是屢見不鮮的。因為在啓示錄這卷書中“說”(λέγω)這個動詞的現在分詞一共出現了 53 次，而在其中有 12 次，是和它所依附的主詞在文法上不一致。¹⁶

14:14b καὶ ἐπὶ τὴν νεφέλην καθήμενον ὅμοιον υἱὸν ἀνθρώπου(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的)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裏面，跟在形容詞 ὅμοιος (好像) 後面的，應該是間接受格，但是在此我們卻有一個帶直接受格的“兒子”(υἱόν)。

14:19c ἔβαλεν εἰς τὴν ληνὸν τοῦ θυμοῦ τοῦ θεοῦ τὸν μέγαν (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醜中)

酒醜 (τὴν ληνόν) 是陰性名詞，但是修飾它的形容詞“大”(τὸν μέγαν)，卻是陽性的。

17:3b καὶ εἶδον γυναῖκα καθήμενην ἐπὶ θηρίον κόκκινον, γέμον ὀνόματα βλασφημίας, ἔχων κεφαλὰς ἑπτὰ καὶ κέρατα δέκα (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獸身寫滿了褻瀆的名號，並有七頭和十角)

在這個句子中，“遍體有褻瀆的名號”和“有七頭十角”這兩個片語都是在修飾“獸”(θηρίον；直接受格/單數/中性)，因此在這兩個片語中的分詞在格數性三方面，都應該和“獸”一致。“遍體有”(γέμον) 這個分詞反映出這個事實，¹⁷ 但是“有”(ἔχων；主格/單數/陽性) 卻在格和性別兩方面，都和“獸”不一致。我們在這裏應該看到的是 ἔχον。在啓示錄 4:7,8; 5:6; 和 21:14 等四處經文，同樣情況也一再出現。

19:20c οἱ δύο εἰς τὴν λίμνην τοῦ πυρὸς τῆς καιομένης ἐν θείῳ(牠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進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在這個句子中，如果帶冠詞的分詞“燒著”(τῆς καιομένης；所有格/單數/陰性) 是“湖”(τὴν λίμνην) 的修飾語，那麼它應該和“湖”同為直接受格；但如

¹⁶ 4:1, 8; 5:12, 13; 6:10; 11:15; 13:14; 14:7; 15:3; 19:1, 6, 17 (Aune, *Revelation 1-5*, ccvi)。

¹⁷ 若“γέμοντα”是原始經文的話(見 UBS⁴; NA²⁷)，那麼它在數方面就和“獸”不一致了。

果這個分詞在修飾“火”(τοῦ πυρός)，那麼它應該和“火”同為中性。所以不論“燒著”所修飾的對象是誰，它在格或者在性別兩方面，總有一邊和它所打算修飾的對象不一致。

20:2a καὶ ἐκράτησεν τὸν δράκοντα, 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他捉住那龍，那條古蛇)

“古蛇”(ὁ ὄφις ὁ ἀρχαῖος)在此是“龍”(τὸν δράκοντα)的同位語，所以它應該以直接受格，而不是主格的形態出現。

21:9a Καὶ ἦλθεν εἷς ἐκ τῶν ἑπτὰ ἀγγέλων τῶν ἐχόντων 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 τῶν γεμόντων τῶν ἑπτὰ πληγῶν τῶν ἐσχάτων καὶ ἐλάλησεν μετ' ἐμοῦ λέγων(拿著七個盛滿了末後七災之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在這一節經文中，描述七個金碗(τὰς ἑπτὰ φιάλας)中有著什麼東西的分詞“盛滿”(τῶν γεμόντων)，應該和“七個金碗”同為直接受格，但是在此它卻是所有格。

從以上所列的例證中，讀者們應該已經可以稍微明白，為什麼丟尼修在第三世紀的時候，會對啓示錄的希臘文，下了一個似乎是不太友善的評論。因為從這些例子裏面，我們的確看見了啓示錄希臘文的不規則性。事實上除了這方面的困難之外，啓示錄的希臘文還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一樣的以例證的方式，把這些特色展現出來，好讓讀者能對啓示錄的希臘文有更多的認識。

多餘的代名詞

在啓示錄的好些地方，我們看見人稱代名詞，或是指示代名詞，重複出現在一個句子中。¹⁸ 以下就是一些比較明顯的例子。

2:7b τῷ νικῶντι δώσω αὐτῷ φαγεῖν ἐκ τοῦ ξύλου τῆς ζωῆς(得勝的，我必將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在希臘文中，這個句子裏的指示代名詞“他”(αὐτῷ)，是個多餘的语法單位，因為它的存在與否並不直接影響到這個句子的意思。若是我們定意要將這個句子

¹⁸ 依照 W. F. Bakker 之見 (*Pronomen Abundans and Pronomen Coniunctum: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Resumptive Pronoun with the Relative Clause in Greek*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4])，在新約中一共有 19 處經文含有多餘的代名詞。其中 4 個在馬可福音 (1:7; 7:25; 9:3; 13:9)，四個在路加福音 (3:16, 17; 8:12[MS]; 12:43[D])，一個在馬太福音 3:11-12，一個在約翰福音 1:27；而其他的九個都在啓示錄中。參 S. Thompson, *The Apocalypse and Semitic Syntax*, 111-12; Aune, *Revelation 1-5*, clxvi-clxvii; ccii; Charles, *Revelation I*, cxlix。

直譯出來，它將會類似於如下的句子：我必將生命樹的果子賜給凡是得勝的**他**喫。

3:8b ἰδοὺ δέδωκα ἐνώπιόν σου θύραν ἠνεωγμένην, ἣν οὐδεὶς δύναται κλειῖσαι αὐτήν (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在這個例子中，指示代名詞“它”(αὐτήν)顯然是多餘的。因此若是我們將它直譯出來，在這節經文中的關係子句就變成“是無人能關上它的”。和合本的譯者顯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很明智的把它給省略了。

7:2b καὶ ἔκραξεν φωνῇ μεγάλη τοῖς τέσσαρσιν ἄγγέλοις οἷς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ἀδικῆσαι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他就大聲向那得著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喊著說)

在本節中的關係子句是 οἷς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若我們直譯，它的意思是“向他們，那些被給予權柄的他們”。所以“給他們”(αὐτοῖς) 這個代名詞，顯然重複了關係代名詞“向他們”(οἷς)。

12:6a καὶ ἡ γυνὴ ἔφυγεν εἰς τὴν ἔρημον, ὅπου ἔχει ἐκεῖ τόπον ἡτοιμασμένον ἀπὸ τοῦ θεοῦ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

由 ὅπου 所帶領的關係代名詞子句的直譯是：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在那裏。所以很明顯的“在那裏”(ἐκεῖ) 一詞是多餘的指示代名詞。¹⁹

冗言贅語

在啓示錄裏面，我們看見許多“冗言贅語”。在下面的例子中，冗言贅語將以**粗黑斜體**的方式來呈現。²⁰

3:12b ἔξω οὐ μὴ ἐξέλθῃ ἔτι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到外面**)

5:12 λέγοντες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Ἀξιόν ἐστιν τὸ ἄρνιον τὸ ἐσφαγμένον λαβεῖν τὴν δύναμιν καὶ πλοῦτον καὶ σοφίαν καὶ ἰσχὺν καὶ τιμὴν καὶ δόξαν καὶ εὐλογίαν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和豐富和**智慧、和能力、和尊貴、和榮耀、和頌讚的****)²¹

7:12 λέγοντες, Ἄμην, ἡ εὐλογία καὶ ἡ δόξα καὶ ἡ σοφία καὶ ἡ εὐχαριστία καὶ ἡ τιμὴ καὶ ἡ δύναμις καὶ ἡ ἰσχὺς τῷ θεῷ ἡμῶν εἰς τοὺς

¹⁹ 在啓示錄中，多餘的代名詞亦在下列經文中出現，7:9; 12:14; 13:8, 12; 17:9; 20:8; 20:11。

²⁰ MHT IV, 147。

²¹ 這個例子和下一個例子 (7:12) 是連接詞過多使用的個案。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ἀμήν (說，阿們。頌讚、和榮耀、和智慧、和感謝、和尊貴、和權柄、和大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9:21 καὶ οὐ μετενόησαν ἐκ τῶν φόνων αὐτῶν οὔτε ἐκ τῶν φαρμάκων αὐτῶν οὔτε ἐκ τῆς πορνείας αὐτῶν οὔτε ἐκ τῶν κλεμμάτων αὐτῶν (他們也不從他們的凶殺，他們的邪術，他們的姦淫，和他們的偷竊中悔改)

10:3-4a καὶ ἔκραξεν φωνῆ μεγάλη ὡσπερ λέων μυκάται. καὶ ὅτε ἔκραξεν, ἐλάλησαν αἱ ἑπτὰ βρονταὶ τὰς ἑαυτῶν φωνάς. καὶ ὅτε ἐλάλησαν αἱ ἑπτὰ βρονταί... (他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當他呼喊時，就有七雷發聲。當七雷發聲時...)

14:2 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ὴν ἐκ τοῦ οὐρανοῦ ὡς φωνὴν ὑδάτων πολλῶ καὶ ὡς φωνὴν βροντῆς μεγάλης, καὶ ἡ φωνὴ ἦν ἤκουσα ὡς κιθαρωδῶν κιθαριζόντων ἐν ταῖς κιθάραις αὐτῶν (我聽見有聲音從天而來，好像眾水的聲音，又如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也像琴師彈琴時所發出的聲音)

18:22b καὶ πᾶς τεχνίτης πάσης τέχνης οὐ μὴ εὑρεθῆ ἐν σοὶ ἔτι (各行手藝中的各樣手藝人，在你中間再也找不到了)

不對稱的句子結構

從前面的諸多例證當中，我們已經看見啓示錄希臘文在文法方面的不規則性。在彼此相屬的文法小單位之間，存在著格，數，或者是性別方面不一致的情況。而這種不協調的現象，也一樣出現在彼此相屬的句子之間。從下面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見在應該出現分詞的地方，卻有了動詞，因此造成句子之間的不平衡。

1:5b-6a (1) Τῷ ἀγαπῶντι ἡμᾶς καὶ (2) λύσαντι ἡμᾶς ἐκ τῶν ἀμαρτιῶν ἡμῶν 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αὐτοῦ, καὶ (3) ἐποίησεν ἡμᾶς βασιλείαν, ἱερεῖς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ὶ αὐτοῦ, αὐτῷ ἡ δόξα καὶ τὸ κράτο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ἀμήν (祂愛我們，用祂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²²出來，又使我們成為一個國度，一群事奉父神的祭司。願榮耀權柄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這一段經文中三個子句的目的，都在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應該歸榮耀給耶穌。這三個子句原本都應該以間接受格的分詞為始，但是在第三個子句當中，我

²² 有古卷作洗去 (λούσαντι; TR 025 046 等等)，但是在 a¹⁸ AC 1611 等較可靠的抄本中，是釋放 (λύσαντι)。

們卻有了一個動詞“使...成為”(ἐποίησεν)，因此造成前兩個子句和第三個句子之間的不平衡。²³

1:16 καὶ (1) ἔχων ἐν τῇ δεξιᾷ χειρὶ αὐτοῦ ἀστέρας ἑπτὰ καὶ (2) ἐκ τοῦ στόματος αὐτοῦ ῥομφαία δίστομος ὀξεῖα ἐκπορευομένη καὶ (3) ἡ ὄψις αὐτοῦ ὡς ὁ ἥλιος φαίνει ἐν τῇ δυνάμει αὐτοῦ (祂右手拿著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這節經文包含了三個描述人子形像的子句。和前一個例子一樣，這三個子句中的前兩個都是分詞子句(ἔχων；ἐκπορευομένη)，但是當我們來到第三個子句，我們卻發現這個句子中有了一個動詞(φαίνει)。因此在這節經文中，有一個不對稱的文法結構。

2:2c-d καὶ ἐπίρασας (1) τοὺς λέγοντας ἑαυτοὺς ἀποστόλους καὶ (2) οὐκ εἰσὶν καὶ εὔρες αὐτοὺς ψευδεῖς (你不能容忍惡人，因此你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因為你看出他們是假的)

在這節經文中，“自稱為使徒”和“卻不是使徒”是兩個互補的子句。但是前者以分詞為始(λέγοντας)，而後者卻以動詞(εἰσὶν)取代了應該出現的分詞 ὄντας。²⁴

2:23b ἐγὼ εἰμι (1) ὁ ἐραυνῶν νεφροὺς καὶ καρδίας, καὶ (2) δώσω ὑμῖν ἐκάστω κατὰ τὰ ἔργα ὑμῶν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在這裏的兩個子句都是要表明，究竟向推雅推喇教會說話的是怎樣的一位。在前面的子句中，我們有的是帶冠詞的分詞(ὁ ἐραυνῶν)，但是在第二個子句中，分詞卻變成了動詞(δώσω)。

7:2 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ν ἄγγελον (1) ἀναβαίνοντα ἀπὸ ἀνατολῆς ἡλίου (2) ἔχοντα σφραγίδα θεοῦ ζώντος, καὶ (3) ἔκραξεν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τοῖς τέσσαρσιν ἄγγέλοις οἷς ἐδόθη αὐτοῖς ἀδικῆσαι τὴν γῆν καὶ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活之神的印。他就大聲向那得著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喊著說)

這個例子再一次讓我們看見，在彼此相屬子句中的第三個，又是以動詞

²³ 學者們認為這類型的文法結構，是受到了希伯來文文法的影響。參，MHT IV, 155; Charles, *Revelation I*, cxlv-cxlvii; Aune, *Revelation 1-5*, cc; Thompson, *The Apocalypse and Semitic Syntax*, 66-67。所以若是我們依他們之見，將第三個子句中的動詞以分詞視之，那麼這段經文應該可以譯為：但願榮耀權能歸給那愛我們，又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並且使我們成為國民和父神祭司的那一位。如此翻譯應該可以讓 1:4-6 的文理更為流暢。

²⁴ 和 2:2 一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2:9 和 3:9 中。

(ἔκραξεν) 替代了分詞 (κράζοντα)。

13:11 Καὶ εἶδον ἄλλο θηρίον (1) ἀναβαῖνον ἐκ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2) εἶχεν κέρατα δύο ὅμοια ἀρνίῳ καὶ ἐλάλει ὡς δράκων (我又看見另有一獸從地而出；牠有兩角如同羔羊，說話卻像龍)

在這裏，“從地中上來”和“有兩角如同羊羔”之片語的目的，都在讓讀者知道這獸是誰。但在此我們再次看見，第二個子句中的分詞又為動詞所取代了 (εἶχεν)。²⁵

13:15 καὶ ἐδόθη αὐτῷ (1) δοῦναι πνεῦμα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ἵνα καὶ λαλήσῃ ἢ εἰκὼν τοῦ θηρίου καὶ (2) ποιήσῃ [ἵνα] ὅσοι ἐὰν μὴ προσκυνήσωσιν τῇ εἰκόνι τοῦ θηρίου ἀποκτανθῶσιν (又有權柄賜給牠，可以把氣息賜給獸像；使獸像不單能說話，也能殺害所有不拜獸像的人)

是誰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的？是從地而出之獸 (13:11)，還是被這隻地獸所立，並且被牠付與生命的“海獸雕像”呢 (13:14)？從第二個子句的動詞來看 (ποιήσῃ；叫)，顯然它是和第一個子句中的“能說話” (λαλήσῃ) 平行。所以經文似乎告訴我們，殺人的是獸像，而不是地獸。但若是我們採納查爾斯之見，把“叫”當成不定詞來了解 (希伯來式的希臘文)，那麼“叫”就和第一個子句中的不定詞“叫/給” (δοῦναι) 平行了。²⁶ 因此是地獸讓海獸雕像獸說話，並且是地獸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的。所以在這個例子中，第二個子句中的動詞，不單讓整個句子不平衡，也使得文意變的不明確。這個例證和前面的例證不一樣，因為它是以動詞取代不定詞。但即便如此，這個例子還是屬於文法結構不對稱的範疇。

學界對啓示錄希臘文特殊現象的解釋²⁷

從以上所列舉的例證中，我們應該能夠對啓示錄希臘文的特殊現象，有了一點了解。但為什麼啓示錄的作者會讓他的作品中，出現這麼多的不合文法之處呢？他又為什麼要使用罕見的文法結構呢？對這一類的問題，學者們提供了幾種不同的答案。

第一種也是最簡單的答案就是，本書作者的希臘文程度不好，所以在某一些地方，他犯了明顯的錯誤。²⁸ 這一個答案直接了當，但是它卻沒有辦法解釋，為

²⁵ 除了以上這些例證之外，在 2:20; 7:14; 14:2f; 15:2f 等四處經文中，也有以動詞取代分詞的情況出現。

²⁶ *Revelation I*, cxlvi。

²⁷ 在此我們只會提及 1900 年之後的學者之見。若讀者想要了解從第三到二十世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簡史，可參 G. Mussies, *The Morphology*, 3-12。

²⁸ 例如，E. C. Selwyn, *The Christian Prophets and the Prophetic Apocalypse* (London: Macmillan,

什麼在大部分的情況中，約翰都遵循正常的文法規則，而只在少數的地方讓他的文法出格。舉例來說，在啓示錄裏面，作者一共使用了介繫詞“從”(ἀπό) 32 次，而其中只有在 1:4 裏面，發生了文法出格的情況。我們也許可以說，在這裏約翰所犯的錯誤是無心之過，但是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在同一節經文中，當約翰再次使用同一個介繫詞的時候，他卻遵循了正常的文法規則。由於這個原因，這一種解釋在學界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

對啓示錄希臘文特殊現象的成因，另外有一些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約翰的希臘文，受到了七十士譯本，²⁹ 或是其他舊約希臘文譯本的影響。³⁰ 他們認為約翰在啓示錄中引用舊約的時候，他所根據的舊約版本不單只有希伯來經文，他也知道包括七十士譯本在內的舊約希臘文譯本。所以在啓示錄的經文中，我們就看見這些希臘文譯本的影子。在一篇論文中，史密得用啓示錄中暗引 (allusion) 但以理書的經文做為例子，將它們和兩個舊約希臘文譯本做比較。³¹ 這兩個譯本是七十士譯本，和名為西奧多甸 (Theodotion) 的希臘文舊約譯本。³² 而他之所以選擇西奧多甸譯本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版本較七十士譯本更接近希伯來舊約聖經，更能反映出“希伯來”的特色。從他所舉的例證看來，啓示錄的希臘文的確比較接近七十士譯本，因此這些例子證實了七十士譯本對啓示錄希臘文的影響。

對啓示錄這一方面特色的第三種解釋，應該可以用查爾斯廣為人知的話做為代表。他說：約翰以希臘文寫作，但是他卻以希伯來文來思想。³³ 換句話說，查爾斯認為本書希臘文方面的困難，主要是來自於作者的思想模式，而比較少受到七十士譯本的影響。為了要明白某些特別困難經文的意思，查爾斯因此建議我們把經文翻譯回希伯來文。³⁴

在查爾斯的影響之下，許多後來的學者也開始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並且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本於查爾斯之見，史考特就進一步的指出，啓示錄希臘文的特殊性，不只是受到作者希伯來式思考模式的影響，而更是因為這卷書在一開始，就是以閃族語言 (希伯來文或是亞蘭文) 來書寫的，而後才翻譯為希臘文。

1900), 258。和 Selwyn 比較，G. B. Winer 就委婉的多了，因為他認為啓示錄文法上的問題，是因為作者處在“出神”(ecstasies) 的狀態中而產生的 (見 Mussies, *Morphology*, 6)。不過 Winer 的說法所造成的問題更嚴重，因為他把啓示錄不規則文法的責任，從作者身上轉移到讓約翰進入出神狀態的聖靈那裏了。

²⁹ 例如，T. C. Laughlin, *The Solecisms of the Apocalyp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02), 21。

³⁰ 例如，Trudinger, *The Text*, 175; 以及同一個作者的 'O AMHN' (Rev. III: 14), and the Case for a Semitic Original of the Apocalypse,' *NovT* 14 (1972), 277-79。

³¹ D. D. Schmidt, 'Semitisms and Septuagintalsm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TS* 37 (1991), 592-603。

³² 這個版本的舊約希臘文譯本，可能是由希伯來舊約直譯而來的，或是本著希伯來舊約，而對七十士譯本所做的一個修正版本。

³³ *Revelation I*, cxliii。

³⁴ 同上，cxliv-clii。

所以對史考特而言，啓示錄文法方面的問題，是肇因於不良的翻譯。³⁵ 對於史考特的見解，有人認為還不夠明確，所以我們就看見托利和藍司羅提對這個問題的後續研究。但是他們的結論卻剛好相反，因為前者認為啓示錄的原始文字是亞蘭文，而不是希伯來文；³⁶ 而後者則認定，啓示錄的原始文字應該是希伯來文，而不是亞蘭文。³⁷ 面對如此分歧的意見，穆氏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倒十分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亞蘭文和希伯來文原本就是兩個十分相近的語言，因此除非我們能夠證明，這兩種語言之間的細微差異，在他們的希臘文翻譯中，依舊可以清楚的區別出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做這種努力。穆氏認為用“閃族語言”這個比較寬廣的架構，來解釋啓示錄希臘文的特色，就已經足夠了。³⁸ 也許是因為穆氏所指出方法論上的困難，史考特，托利，或是藍司羅提對啓示錄原始語言的見解，在學界都沒有獲得太多的迴響。

除了在原始語言方面引起更多的探究之外，查爾斯的研究也讓後來學者更多關注啓示錄希臘文的問題。雖然查爾斯在其注釋書中，已經對“希伯來式希臘文”的問題，做了一些論述，但對後面的學者來說，他的研究卻是不夠的。因此我們看見透訥在其新約希臘文文法書中，就嘗試區隔亞蘭文和希伯來文對啓示錄的影響。³⁹ 而穆氏進而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啓示錄的作者似乎刻意的避免使用“獨立所有格”(genitive absolute)，和“直接受格+不定詞”的文法形式。這兩種結構在希臘文中是相當普遍的，但是我們在希伯來文和亞蘭文當中，卻找不到和它們對等的表達方式。不單如此，一些在希伯來文和亞蘭文當中經常出現，但是在希臘文裏面卻沒有的文法形式，反倒在啓示錄中出現了。因此從這兩種角度的對比中，穆氏再一次肯定了閃族語言對啓示錄希臘文的影響。⁴⁰ 除了這兩個學者之外，我們也看見湯普森從句子結構的角度，特別是和動詞有關的句子結構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他透過分析“非希臘文式”的時態，語態和語氣，以及不定詞和分詞在啓示錄中的使用方式，讓讀者明白閃族語言對啓示錄希臘文的影響。用他自己的比喻來說，啓示錄的骨架是閃族的，但是包在外面的，卻是一層薄薄的希臘文表皮。⁴¹ 湯普森以及那些在他之前，和他持類似

³⁵ R. B. Y. Scott,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Apocalyp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28), 6, 25。

³⁶ C. C. Torrey, *The Apocalypse of Joh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58), xi, 16。讀者若想要知道其他學者對史考特和托利之見的評論，可見 C. G. Ozanne, 'The Language of the Apocalypse,' *Tynbul* 16 (1965), 3-4; S. E. Porter, 'The Language of the Apocalypse in Recent Discussion,' *NTS* 35 (1989), 582-603。

³⁷ A. Lancellotti, *Sintassi ebraica nel greco dell'Apocalisse; I. Uso delle forme verbali*; *Collectio Assisiensis I*, Assisi, 1964; 資料出處，Mussies, *Morphology*, 11, note 1。

³⁸ Mussies, *Morphology*, 11。

³⁹ N. Turner, *MHT IV*, 150-58。

⁴⁰ G. Mussies, 'The Greek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n *L'Apocalypse johannique et l'Apocalyptique dans le Nouveau Testament*, ed. J. Lambrecht (Gembloux: Duculot, 1980), 167-77。

⁴¹ S. Thompson, *The Apocalypse and Semitic Syntax*, 108。

看法的眾學者之見，在翁氏的注釋書中得著呼應。因為在有關啓示錄文法的專章中，翁氏除了依序介紹啓示錄的文法之外，也以一個特別的段落，來處理閃族語法的問題。⁴²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有相當多的學者，在面對啓示錄希臘文的特殊現象時，都以“閃族語法”做爲他們的答案。但是在學界中，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的意見。舉例來說，波特認爲啓示錄的希臘文，在某些地方的確顯得不規則。但是這個現象不一定是因爲閃族語言的影響所致，而只是反映出一種少見，但是可以接受的希臘文形式。而這種希臘文形式，在當代希臘文中也曾出現。⁴³ 因此在這裏，我們看見了學者對同一個問題，所提出來的第四種答案。⁴⁴

除了上述的四種答案之外，在上一個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比爾卻另闢蹊徑，提出了第五種看法。⁴⁵ 他認爲啓示錄希臘文的問題，特別是那些牽涉到格，數，性，和人稱方面不一致的文法問題，可能是作者故意所爲。因爲從一些個案來看，⁴⁶ 約翰似乎希望透過這些破格的文法，讓讀者能夠停下來，進而意識到作者在此暗引了舊約的經文。因此比爾認爲，破格文法是作者爲讀者所設的指路標，是要引導讀者回到舊約的設計。換句話說，破格文法迫使讀者從舊約的背景，來了解他眼前的文字。

以上所歸納的，是上一個世紀中，學者們對啓示錄希臘文特殊現象所提出來的解釋。這個歸納雖然很簡短，並且也沒有涵蓋所有學者的意見，但從其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了。在這些不同的解釋當中，除了第一個看法比較有問題之外（即，約翰的希臘文不及格），其餘的答案雖然在程度上有差異，但大致上都是可取的。因爲這些不同的解釋，都反映出啓示錄希臘文的某一個面向。何以見得？

第一，從後面有關“啓示錄引用舊約”的論述當中，我們知道啓示錄的作者的確知道七十士譯本的存在，因此他在引用舊約的時候，當然會受到七十士譯本的影響。史密得的研究顯示出這個事實。

第二，從後面“啓示錄引用舊約”的論述當中，我們也知道約翰十分熟悉希伯來舊約聖經，而從有關啓示錄作者的論述當中，我們也知道約翰很可能是生長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因此他也通曉亞蘭文；因此當他寫啓示錄的時候，他的希臘文寫作模式，當然就很可能受到了他母語的影響。諸多學者以“閃族語言”

⁴² *Revelation 1-5*, cxcix-cciii。

⁴³ S. E. Porter, 'Language of the Apocalypse in Recent Study,' *NTS* 35 (1989), 582-603; 亦見同一個作者的專論, *Verbal Aspect in the Greek of the New Testament with Reference to Tense and Mood* (New York: Lang, 1989), 111-61。J. F. Moulton 和 W. F. Howard 兩位文法專家也持同樣的看法, 見 *MHT* III, 315。

⁴⁴ 本段資料來源, G. K. Beale, *John's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evelation* (Sheffield: Sheffield, 1998), 302。

⁴⁵ G. K. Beale, *John's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evelation*, 318-55。

⁴⁶ Beale 在書中一共提供了 18 個例證。

做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約翰的希臘文是不是也反映出一種當代少見的希臘文模式呢？對波特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是對那些持“閃族語言”意見的學者來說，他們的答案會是什麼呢？我想他們的答案應該不會是百分之百的否定。比如說，在翁氏討論啓示錄文法的段落中，我們看見他除了列舉啓示錄特殊文法的例子之外，他也在某些地方指出，這些特殊文法形式也在當代希臘文中出現。⁴⁷ 因此我們的問題應該不是“有沒有”，而是“多少/程度”的問題。準此，若是我們問自己，究竟啓示錄希臘文主要是受到哪一個因素的影響？從眾學者的研究中，我們應該可以很合理的說，閃族語言。但若是如此，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比爾的見解呢？

從後面“啓示錄結構”和“啓示錄引用舊約”的討論中，我們的確看見約翰嘗試將他的作品，以他所引用舊約的文學模式來呈現。但是他這方面的努力，會不會“用力過度”？也就是說，他會不會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而不管他正在使用的希臘文文法？從比爾所提出來的個案來看，有一些例子的確顯示作者打算用破格文法，來達到他引導讀者回到舊約的目的。但比爾自己也承認，並不是所有類似的個案，都具有相同的目的。⁴⁸ 因此我們可以說，約翰在這一方面的企圖，的確是造成啓示錄希臘文出格的部分原因，但是這並不表示這一個解釋，就可以涵蓋所有的個案。和其他的學者一樣，比爾的研究爲啓示錄希臘文的問題，提出了一個解釋。也就是說，他們都回答了“如何”(How)的問題。但和其他學者所不同的是，比爾的答案也同時回答了“爲什麼”(Why)的問題。

在本段討論的一開始我們曾經說，丟尼修對啓示錄希臘文的評價，在某些華人信徒的耳中也許有些刺耳，因爲在我們原先的觀念裏面，聖經是無誤的。而這個無誤的概念，不單是內容的無誤，也應該涵蓋了文法方面的無誤(至少我們假設如此)。但若我們純粹從文法的角度來看，顯然我們原先無誤的概念，就無法站立的住。請本書讀者不要誤會，筆者並不是一個聖經有誤論者。我在此所想要說明的，是聖經無誤的概念，或許並不如我們原先所認知的那樣嚴格，那樣沒有彈性。從上一個世紀諸多學者們的努力裏面，我們事實上是看見了啓示錄希臘文的問題，並不能以“有誤”來解釋。相反的，他們研究的結果讓我們更爲肯定，啓示錄作者所思所想，以及他所寫下來的，是深深的根植於舊約之中的。啓示錄大部分的經文都遵循著正常的文法規則，只有很少數的地方有出格的現象。而這些出格也不會嚴重到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經文意思的地步。若我們相信聖經包含了神超自然啓示的元素，那麼爲什麼我們一定得要求受到靈感的作者，百分之百的依照“正常的”文法規則來寫作呢？爲了達到一個特殊目的，爲什麼他(祂)不能

⁴⁷ 舉例來說，在討論有關“多餘代名詞”的問題時，Aune 指出被許多人認爲是反映閃族語言特色的多餘代名詞，“對他/給他”(αὐτοῖς)，也出現在通俗希臘文中 (*Revelation 1-5*, clxvii)。

⁴⁸ 見 *John's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evelation*, 345-55。

以文法出格的方式，來顯示出啓示的超然性呢？⁴⁹

⁴⁹ 如是論點聽來有些不可思議，也好像有些強詞奪理，但在啓示錄中，我們卻不是完全沒有例證的。舉例來說，在以“父神 + 羔羊”為國度之主的前提下（複數），約翰卻以單數動詞來論述他們“做王（βασιλεύσει）”的動作（11:15）。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 22:3-4 中，因為在那裏約翰先告訴我們，**神和羔羊**的寶座將要在新耶路撒冷城中設立，但隨後他則是說，**他的**僕人要事奉**他**；他們要見**他的**面，而**他的**名字也要寫在他們的額上。換句話說，爲了要顯示“羔羊人子”與神同格，約翰就讓祂與父同為王，也同坐寶座，但在此同時，他也謹守“三位**一體**”的真理，讓他們的“做王”，以及他們僕人事奉的對象，都以單數動詞和單數代名詞出現。純就文法而言，這是個“錯誤”，但爲凸顯真理，這卻是必須的。